



群众演唱剧本

中国戏剧家协会编

双喜

戏曲

郑州市国棉三厂沙发米创作
郑州市文化局剧目组



中国民间艺术

中国民间艺术

双喜

中国民间艺术
中国民间艺术
中国民间艺术

10213

011

內 容 說 明

为了減輕工人体力劳动，提高工作效率，某紗厂工人张忠民想发明个清洁器。但試制数次，都沒成功。有人已喪失信心，但他仍坚持試制。由于他不分昼夜地鑽研，在他的妻子——細紗女工——和老师傅的帮助下，終於把清洁器試制成功了。

这个戏歌頌了工人階級的忘我的劳动热情和敢想、敢做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气概。

北 京 宝 文 堂 書 店 出 版

(北 京 王 府 大 街 64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064 号

北京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統一書号：10070·238 字数 13,000 开本 787×1092 精 $\frac{1}{32}$ 印张 $\frac{11}{16}$

195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 册

定价 (7) 0.08 元

0.1

人 物

張忠民——男二十多岁，青年工人，黨員。

李凤英——女二十多岁，細紗女工，黨員。

張秀云——女十八九岁，細紗女工，團員。

張 母——四五十岁。

王書記——男，三四十岁，党委書記。

男女工人、群众。

第 一 場

二幕外，李凤英上。

李凤英（唱）下了班回家去，

有一件事儿悶在心里。

各車間看台都扩大，

我們还守着老規矩咋能不着急。

細紗間清洁工作最重要，

手工操作效率低。

倘若一时不留意，

断头多、开大花，

产量质量都降低。
一人只看八百錠，
手脚不停还忙个了了的。
要是能够自动化，
多看三千沒問題。
厂党委曾經来号召，
为实现“清洁工作自动化”叫大家出主意。
开动脑筋找窍门；
不达目的永不息。
同志們个个爭先献妙計，
技术革命要夺紅旗。
苦心钻研三天整，
猛然我想起了吹气机，
王师傅本是管电气，
多亏他帮忙来設計。
忠民他本是保全工，
不知他心里有啥好主意。
今晚和他来商議，（一笑）
俺夫妻合作要发明机器。

只顧慌着回家，不小心正好与妹妹秀云撞个满怀。

张秀云 哎呀！——是誰呀！搶死哩，走路不长眼？

李凤英 啊！妹妹，是你？对不起，碰着哪里沒有？

张秀云 （玩笑地）哟！原来是嫂嫂哇，怨不得的，急着

回去找我哥哥是不是？

李凤英 死丫头，大概碰的不狠吧！

张秀云 怎么？你要把我碰坏了，明天你替我看車？

李凤英 哎呀！我会有那么大本事能替下你的工作哇？

斜了李凤英一眼，沒答腔。

李凤英 哎！秀云，說实在的，你的干劲可真行呀！一个人看四千錠子，可真不容易呀！

张秀云 哎！其实要不是大家配合的好，帮車的硬帮，累死我也看不了这么多紗錠。

李凤英 也就是，我看就是帮車的多，今天把你也累的不輕，我心里总觉着心痛的慌。

张秀云 哽——算了吧！我不教你来心疼我，我哥哥还等着你去心疼他哩！

李凤英 你看，真是狗咀里吐不出象牙来，人家說正經的你也儿戏。

张秀云 誰跟你儿戏哩，我还捉摸着再增加一台車哩！

李凤英 怎么，还要看四千四？

张秀云 四千四又怎么啦？（猛然想起）哎呀！你看我这个人怎么就是爱旁咀呱嗒舌的，咱媽見你这时候还没回来，叫我特意来接你快回去，誰知道在这儿噴答上啦！快走吧！咱媽給你做的鷄子儿面，还等着你回去吃哩。

李凤英 怎么半夜里咱媽还没睡？又做啥鷄子儿面呀？

张秀云 走吧！別囉嗦啦！咱媽就你这一个宝贝媳妇，

还不娇养一点？快回吧，这会儿恐怕飯都涼啦！

李凤英 咱媽真是。

被張秀云拉下。

开二幕，張忠民家。外室，張忠民的臥室。

張母上。

张 母 （看了看人还没回来，叹了口气，到門口望了望。摇摇头，又进来。唱）

眼看快要十二点，

儿子媳妇都没回还。

今晌午忙着开会都没有吃飯，

一下子餓到这半夜天。

凤英她身怀有了孕，

怎不叫我把心耽。

个个都是一心一意搞生产，

把自个儿的身体丢一边。

我特地叫秀云去接她回轉，

去了这大半天还不見回还。

唉！这些年輕人，干起活来就象不要命一样，家也不知道回了。

李凤英和張秀云上。

李凤英 媽！这不是回来了。你老人家怎么还不睡呀？

张 母 （赶忙上前拉住凤英看了看）哎呀！您不回来，我会睡得着？清早吃了飯去到这三更半夜，怕早都餓坏了吧！

李凤英 不要紧，媽！

张 母 不要紧，不要紧，你不知道你是有身子的人，
自己还不知道小心点？

李凤英 媽！你看你。

张秀云 算啦，别不好意思啦！快去吃鷄子儿面吧！

哎！俺哥还没回来哩？

李凤英、張秀云同进另一屋內，張母向外望望，也进去了。

張忠民手拿一卷图紙上。

张忠民 （进屋一看没人，也没心招呼，把图紙展开看了看，
搖了搖頭，叹了一口气，唱）

同志們个个齐献計，
出現了許多新奇事跡。

这个发明扫地器，

那个改进細紗机。

清洁器想了几昼夜，

試驗了几次都没成績。

不是用起来不方便，

就是吹起来沒有力。

难道說真的就搞不好清洁器？

难道說真的要白費力气？

張母上。

张 母 （关心地）忠民！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快去吃点
鷄子儿面，休息吧！餓了一天了！

张忠民 媽！你老人家还没睡呀！我不餓，我在外边食堂里买了点飯，已經吃过了，你快去休息吧！半夜了！（扶媽下。）

张 母 唉！（边走边說）凤英也是刚才回来，現在正吃飯哩，（轉臉）你可得好好关照她一点，別叫她沒死沒活的跟平常一样干活儿，你知道她如今是有身子的人呐……

张忠民 嘿！媽！我知道！你老人家不用操心。

张 母 ……你自己也要注意点身体，別累坏了！啊！要知道媽就你一个儿子，从小就沒了你爹，万一你要累坏了身子……

张忠民 媽！你老人家怎么淨往坏处想啊！你看！我現在不是很結实嗎？（故意掄了兩下拳头，显示自己身体很好，同时也是为了給母親解愁，最后立正站好，大声說）比打虎的武松还强多哩！

张 母 （高兴起来）嘻嘻！这么大了，还是这么孩子气。唉！簡直跟你爹一模样。

张忠民 好了！媽！你快去歇息吧！

张 母 噯！回头她吃了飯，你們也就赶快睡吧！可不許再熬夜了。

张忠民 （故意叫母親高兴来个立正姿式）是！

张 母 哈哈……別頑皮了。（进別室。）

张忠民 （見母已去睡，又返回桌旁翻看圖紙，自言自語地唱）
这圖样設計的倒沒有錯，

又是我亲手来制作，
使用起来也便当，
力量不足为什么？
力量不足为什么？

唱到末句，急得用拳头猛力捶桌子，几乎把桌上的茶具等弄掉，使刚刚从别室吃了饭出来的凤英吓了一跳。

李凤英 你这是跟誰生气呀，攔住这么大火性？

张忠民 (看了李凤英一眼)没有什么，你快睡你的吧！

李凤英 哼！没有什么，你发那么大脾气干啥？

张忠民 哎呀！你就快睡你的吧！忙了一天，半夜还不
去睡，小心叫媽听見又要吵了，(輕声地)要知道你
的身子……

李凤英 別瞎說了行不行？(停頓、張忠民看着她微笑)你
光叫我睡哩，你呢？

张忠民 我？我还有点事沒办完，你先睡吧！我馬上就
来。

李凤英 有啥要紧事？給我說說行吧？

张忠民 你？咳！对你說說也沒有用处。快去睡吧！

(又沉思起来。)

李凤英 你給我說說又少不了啥，怎么这么保守呢？

(見張忠民不理)有啥机密事儿連我都得瞞着啊！(其实
她早知其故，見張忠民仍不理她，就故意把图紙一把搶过
来)有啥了不起的事儿呀！

张忠民 (一下子急火了)你这是干啥呀！(李凤英用手指指

里屋，張忠民又小声地）快給我。

李凤英 你對我說說是什麼事把你急成這樣？

張忠民 咳！對你說說也沒有用。你好好的、乖乖的去睡，不要打攪我好不好？

李凤英 哼！別隔門縫看扁人了，你不說我也知道是為啥！（把圖摔還他。）

張忠民 （忙接過圖紙）你？你知道什麼？

李凤英 知道什麼？還不是想當發明家，要製造那什麼自動清潔器的事兒，是不是？

張忠民 哎！是就是吧！你知道了還問我干啥？

李凤英 （因張忠民瞧不起不告訴自己，就有意思給他開玩笑）哈哈，叫我看哪！你呀！干脆別費心事了。

張忠民 怎麼？

李凤英 根本不行。

張忠民 啊！你怎麼知道不行？你怎麼知道不行？

李凤英 （見他急了，更故意氣他）忠民你想想。（唱）

咱們工人沒文化，

妄想當什麼發明家。

科學知識都不懂，

胡思亂想淨白搭。

工程技術人員有多少，

你費這腦筋干什么？

張忠民 （怒唱）凤英你說話沒有道理。

難道說總路線你沒有學習？

我看你思想保守又迷信，
懶汉思想瞧不起自己。
亏得你还是个共产党员，
說此話真是沒出息。

李凤英 （唱）什么出息不出息，
要創造也得有根据。
清洁工作靠双手，
自古以来的老規矩。
要改早就有人改，
怎么还能輸着你？

张忠民 啊！（唱）
你說此話不知羞，
分明是觀潮派眼光如豆，
促退、懶汉你死落后，
思想右傾你老保守。

气呼呼的坐在一旁，李秀英突然扑哧一笑。

张忠民 你笑什么？死落后！

李凤英 看把你气得那个样子，給你說两句玩話就認真
起来，急的臉紅脖子粗的，你啥时候見我真的这样
落后过？

张忠民 喂！——（还有点不信）哼！（又扭到一边不理她。）

李凤英 （親热地）忠民！快別生气了！刚才真的是和你
开玩笑的，不信你看我这儿还有个你最喜欢的东西
呢。

张忠民 (虽然还有余怒,但已有些平息) 喂! 什么稀罕东西?

李凤英 你发明的那个“清洁器”最主要的缺点不就是力量太小吹不走棉毛毡? 其实我也早就着急了,前天我去理发,忽然想起吹风机来……

张忠民 什么吹风机? (兴奋起来。)

李凤英 怎么? 还生气吗?

张忠民不理她,只顧默然取出图纸。

李凤英 給! 我这里还制好一个图样哩!

张忠民 (大喜) 啊! 图样? 好啊! (忙接过来細看。)

李凤英忙使眼色示意輕声点喊叫,但張母已聞声出。

张 母 哎呀呀! 我就知道你俩不会安生睡会儿觉的,天都快明了,还吵个啥呀! 快給我睡去。

张忠民 媽,你看,有窍门了……

张 母 什么窍门不窍门,我只叫你給我去睡觉,快点!

张忠民 媽! ……

张 母 又不听话? 凤英,你先去睡!

李凤英 (无奈) 喂! (看看張忠民,犹豫,張母用眼爱意地瞪她,才一笑进耳房去。)

张 母 (轉臉見張忠民又在看图) 你还在那儿楞着干啥?

张忠民 (猛一惊) 啊! 噢! 媽! ……

张 母 去睡觉去!

张忠民 媽! ……

张 母 快点去!

张忠民（調皮地）是！（返身走了兩步，又扭回头来，被母一推，笑下。）

张 母 唉！真是！这些年輕人，哪来这股子楞劲？（要下又返回。）

正好張忠民和李凤英扒開門簾各露一个头，見母返回，急盖好。

张 母 咳！真淘气，再不睡可要挨打了。

张忠民 你也睡吧！这回我真的睡了！

张 母 我就坐这儿，等你睡着了才走。（坐在灯下盯着門簾。）

一会自簾內傳來張忠民的鼾声，張母才放心的站起。

张 母（輕輕的边走边自語）唉！忙了一天一夜，累得也真够嗆了，一躺下就打起“呼嚕”来了，（欲返又回，輕輕地叫兩声）忠民！凤英！睡着了？（无声回答，張母輕輕的下。）

張忠民一面打着“呼嚕”，一面偷偷掀開門簾，露出头来看看，見母親已去，便悄悄的走出来，到桌前把灯捏亮，仔細觀图。

张忠民 噢！这图是誰画的？怎么看不懂是咋回事呢？

張忠民起身欲进耳房叫李凤英，恰巧李凤英掀門簾出来，二人碰了个满怀。

李凤英 哎呀！

张忠民 哎呀！（見李凤英使眼色、張忠民輕輕地）你怎么也出来了呢？

李凤英 你怎么又进去呢？（二人相視而笑。）

张忠民 （輕輕地）这图是誰給你画的，这都是些啥呀？

李凤英 怎么，你这个技术工人也照样看不懂呀？

张忠民 别开玩笑，你快給我講一講吧！

李凤英 好吧！（輕輕地到門口去望望，看張母醒沒有，又返

回向張忠民，唱）

这几天你在車間搞試驗，

我腦子也跟着打轉轉。

一見你三番兩次不成功，

急的我混身直出汗。

理发时想起了吹风机，

回厂来就給管电气的王師傅談。

王師傅一听高兴了，

立时就把图样画画。

他說把吹风机的头改小，

电扭一按就沾弦。

皮鞭皮卷吹的淨，

使用起来又方便。

你看这个办法好不好，

你要是同意了咱就去試驗。

这时天已將亮。張秀云已起床，早出現在門口。

张秀云 哟！又是試驗試驗的，真成了夫妻发明家了呀！

张忠民 （轉臉）噢！妹妹，你这么早就起来干啥？

张秀云 （把咀一撇）噫！——还早哩！你没看天都亮了，我看你真是发明家不成发明家，成了“发迷”家了。

李凤英 哎！妹妹，你说发明创造不对吗？

张秀云 对！对！对！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你们夫妻两个就赛不过诸葛亮，也比半个强得多呀！

张忠民 哎！妹妹，别这样说，你想想看，咱们要是能使清洁工作自动化，该省多少劳动力呀！

张秀云 哼！要真能自动化了，当然很好，就怕弄不成白费脑筋。

李凤英 怎么能白费脑筋呢？只要不怕困难，认真的动脑筋，找窍门，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多试验几次，总会创造成功的。

张秀云 我呀！才不费那些脑筋呢，上次我也找过一回“窍门”，想制造一个清洁器，谁知道费了半天脑筋，总是试验不成功，真叫人头痛，以后干脆我就不去过问它了。

张忠民 那你这就不对了，不应该向困难低头呀！

张秀云 谁说我低头啦！我没有用什么自动清洁器，也没有松劲呀！我不是照样提高看台数量，今天还要看四千四哩！

李凤英 秀云，说实在的，你一个人看了四千个纱锭，真是不简单，可也实在够累的了，如果能把清洁工作自动化了之后，一定会比现在强多了。

张秀云 这没什么，干活的时候，就要象个干活的样子，累一点怕啥？党委不是说过，“苦干硬干是好汉”吗？干完了活，就痛痛快快的玩儿，省得费那份儿心思。

张忠民 （先是在一旁，边比划边对照图纸，边听她们谈话，不时看她们几眼）妹妹，光凭干劲当然也不错，不过这还不够，领导不是说过吗：“干得要冲，做得要巧”吗……

李凤英 党委书记不是还说过：“……有勇有谋是英雄”的吗？

张秀云 唉哟！两口子都给我一个人干上了，这不象是开家庭斗争会儿？

张忠民、李凤英二人互看一眼，无奈，不语。

张秀云 哥哥，咱们干啥说啥、卖啥吆喝啥，咱不是耍笔桿子的，为了实现总路线，就得有这么股子干劲才行呐，你看我……（唱）

一人能看四千錠，
今天我还要争取挂点另。
力争上游创纪录，
你看我干的冲不冲。
多快好省我都占，
细纱间我是头一名。

张忠民 （唱）头一名，头一名，
你的干劲果然行。